文化学术

人物结集和近代报刊

汤志钧

［摘要］近代报刊盛行，发表于报刊的诗文，在作者结集中，或原文收录，或被增删，或刊落未收。对于报刊文章的考察，既有利于确定文集中作品的发表时间，也有助于对作者思想演变的考查。本文就梁启超的情况为例，具体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梁启超　新民丛报　政论　国风报　人物结集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8）－03－0070－12

Literary Collections and Modern China's Paper and Magazin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vogue in modern China published collected works of authors′articles and poetry, in their original forms with additions and deletion or sometimes without emendation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articles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 we can identify draft versions literary works that did not appear in an author's finished works enabling us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an author's thoughts. This paper takes Liang Qichao as a case study.

近代报刊盛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政论、诗文、函电，每每在报刊上发表。这些诗文，有的收入结集，有的则被刊落，收入结集的又有增删。散佚或增删既有各种原因，结集的标准也每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我认为报刊所载，不但有利于撰期的查核，且每每针锋相对，有助于对作者思想演变的考查。

本文拟就戊戌、辛亥间主编报刊影响最大、历时最久的梁启超为例，论述人物结集和近代报刊的关系。

一

近代报刊，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昌言改革、蔚然成风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面临瓜分危机，康有为除上书变法外，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强学报》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他的弟子梁启超更于 1896 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列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刊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

梁启起认为“法”是“天下之公器”，“变”是“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骋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

［收稿日期］2008－3－15
［作者简介］汤志钧（1924—），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矣。”他的《变法通议》，也在《时务报》连载。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梁启超“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也就影响日广。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不久，梁启超在澳门筹组《知新报》。政变后，流亡日本，又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以至《新小说》，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他主持报刊之多、时间之长、撰文之广，在近代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这些诗文、函札，大都收入结集，但也有未曾收入结集，或各种结集互有不同、或收入时曾加增删。由于报刊所载收入结集，总有一段时间，有的结集自己看过，有的却是去世后别人辑编。那么，重编《梁启超全集》，对这些情况就不容忽视，而从结集中也不难看出它增删、改易的各种原由。

二

梁启超最早的结集是1902年何擎一（天柱）编的《饮冰室文集》，1903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辑录梁氏1896年至1902年在《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头几个月的论著，采用编年体，梁氏写了序言和《三十自述》。

1910年，广智书局重印此集，何擎一增订补编四卷，《凡例》谓“今辑癸卯、甲辰、乙巳、丙午四年之文为一集名曰补编”。

与此同时，广智书局又将《饮冰室文集》分类编辑，于1905年出版《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辑录梁氏早年著作，采取分类编辑，下系年月，分通论、政治、时局、宗教、教育、生计、学术、学说、历史、传记、地理、杂文、游记、谈丛、韵文、小说十六类，约近二百万字。191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饮冰室丛著》精装四册、平装二十册，收录1902年至1915年的学术专著，《新民说》、《德育鉴》、《墨子微》、《古传今义》、《国学蠡测》、《节本明儒学案》、《中国之武士道》、《西哲学说一脔》、《外史鳞爪》、《政闻时言》、《饮冰室自由书》、《新大陆游记》、《小说零简》，每书题字均“启超自署”。政论文有《政论时言》，亦达二百万字。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四十八册，《例言》称：“内先生（指梁启超）指示梗概，凡不惬意之作，以及兴到涉笔，无关宏旨者，悉从刊落。”“年代较远者，多付删汰”。分论说、记述（包括序跋、学案、史传等）、杂文（包括时评、杂评、书牍、谈丛等）等类，附录提案和演说词。大都是1902年至1915年间的政论和学术文章，与商务版《饮冰室丛著》各有所重。

1926年，梁廷燦重编《饮冰室文集》，凡八十册，中华书局出版，署“乙丑重编。”《序例》称：“叔父为文坊间所裒辑者，大抵以意增删，恐读者未得叔父为文之意，因取原稿重编。”凡五集：第一集为1898年以前作，第二集居日本时，即1898年冬至1911年作，第三集1912至1918年作，第四集1919年至1925年作，第五集为附集，收题跋、诗词和小说等，内容较以前所编各集丰富，但也不齐全，如已经印行单行本的《德育鉴》、《国民浅训》、《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墨子校译》、《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陶渊明》等就未收入。

这些，都在梁启超生前由其弟子或亲属所编，有的还有梁氏亲撰序文，应该是徵得梁氏同意或经其寓目而出版的，至于坊间所印，则当别论。

梁氏病逝后，1932年，由其好友林志钧重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出版，包括文集十六册，四十五卷；专集二十四册，一百零三卷，合计四十册，一百四十八卷。《例言》谓：“本编以编年为主，搜集已印、未印诸作，分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前印文集，年次有疏舛者，亦均详为订正。”又说：“本书据初印旧本覆校，其有手稿者，则悉依原稿校正。专著各种，间有厘订之处。”过去出版的文集，除《饮冰室丛著》外，大都不收入专著，《合集》不仅收录专著和已刊论文、诗词，还收入不少专刊文稿，约九百余万字，是已出各书中最为

丰富的《合集》。

《饮冰室合集》编辑时间只有两年多，比较匆促，收录也有遗漏，如发表在《知新报》上的《创办〈时务报〉源委》与《民报》论战的《杂答某报》就未收录。在年代考订上也有疏漏；还有梁启超的大量函札，也未辑入。

至于坊间所刊《饮冰室文集》还有多种，如《（壬辰）饮冰室文集》，1909年普新瑞记分局石印本。《梁启超文集》（即《康有为梁启超文集合刻》，1914年上海共和编译局石印本。《梁任公文集汇编》，1914年上海交通图书馆出版。《梁启超文钞》，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册），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饮冰室全集》，1922年上海锦章图书馆出版。《重订分类饮冰室全集类编》，1924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饮冰室全集》，1925年上海华成书局出版。《新式标点饮冰室全集》，1925年上海大通书局出版。《新编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1928年上海会文堂分局出版。《饮冰室全集》1925年上海文化进步社出版。《饮冰室全集》1935年上海中央书店出版。《饮冰室全集》，1936年上海荣记书店出版。还有《梁任公文选》、《梁任公文存》等。这些“全集”，大都掇拾梁氏已刊诸作，搜集既不完备，校勘又多错误，很少可取。

早在“壬寅（1902年）十月”，梁启超为何擎一编的《饮冰室文集》所作序文中就说：

> 擎一编余数年来所为文将汇而布之，余曰：“……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亦当若是，乌可复以此戋戋者为梨枣劫也。”

经何擎一请求，梁氏“虽重违其言”，“自念最录此以比较思想之进退。”作为政论文章总是有着时代的烙印的。

梁启超不幸英年早逝，他在“病中，自谓吾年得至六十，当删定生平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①]自称如果自行编集，还“当删定生平所为文”。其实，他的思想虽“变化流转”，而当年“所为文”，却是当年思想的真实反映，全面评价梁氏的思想迹象，阅读他当时在报刊上最初发表时的文篇，应当是真实和原始的素材。

根据上述，梁启超诗文、函札，“全集”既收录不全，即《饮冰室合集》也有遗漏。至于坊间所出，亦多“掇拾”已刊诸作，“以意增删”。因此，重编《梁启超全集》，就可采用《饮冰室合集》和参校由其弟子、亲属在其生前所编各集。又因他的诗文，大都在其主编的报刊上发表，如果从最早刊登的报刊中录出，再核其结集，对考察其刊出时的心态和结集增删的原由，以致全面评价梁启超，应该是有帮助的。

三

梁启超自1898年9月21日政变发生后流亡日本，到1912年9月归国，历时14年，所办报刊，最初是《清议报》，追随康有为宣传尊皇、保皇、勤王。此后，思想渐变，自1902年起，主持《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今将他思想渐变后在上述报刊发表的文章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下简称“合集”或虽曾收入其他结集，文字内容有所增删的，列表如下：

《新民丛报》第13号起未辑入《合集》或与之有所异同的

编号	刊期	刊出时间	篇名	曾辑入何书	备注
1	十三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1902年8月4日)	西藏密约问题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原载“国闻短评”栏，未署名
2	二十六	光绪二十九正月二十九日(1903年2月26日)	读《读通鉴论》	《饮冰室全集》第44册	原载“饮冰室读书记”栏

续表

编号	刊期	刊出时间	篇名	曾辑入何书	备注
3	二十八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3月27日)	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	《饮冰室全集》第38册	原载"专件"栏,署名"饮冰"
4	二十九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	待野蛮人之法	同上	原载"杂评"栏,未署名
5	二十九	同上	呜呼荣禄	同上	原载"杂评"栏,未署名,见《梁任公年谱长编》(下简称《长编》)
6	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合刊,四十二、四十三合刊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四日(1903年10月4日至12月2日)	答某君阅张伯仑帝国主义政策一节		署名"饮冰"
7	四十九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五日(1904年6月28日)	论胶济铁路与德国权力之关系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原载"国闻杂评"栏,未署名
8	同上	同上	俄国内治之前途奈何	《饮冰室全集》第40册	未署名
9	同上	同上	美国大统领选举臆评		《分类精校饮冰室全集》(下简称分类精校)上册"时局类"。
10	同上	同上	圣路易博览会之各种会议		未署名
11	四十九期起、五十、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七、五十八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初一日(1904年6月28日至12月7日)	子墨子答问		收入《合集》专集三十七。文末原有"未完"。《合集》删。第六章有文无目。无目录,将第七章改为第六章
12	五十一	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五日(1904年8月25日)	粤汉铁路交涉之警闻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原载"国闻杂评"栏,署名"饮冰"
13	同上	同上	俄国虚无党之大活动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同上
14	五十二	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一日(1904年9月10日)	旅顺巡窜俄舰之国际交涉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同上
15	同上	同上	铁路权之转移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同上
16	五十三	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年9月24日)	澳洲新内阁与二十世纪前途之关系	《饮冰室全集》第40册	原载"国际杂志"栏,署名"饮冰"
17	五十四	光绪三十年九月一日(1904年10月9日)	英国与西藏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署名"饮冰"
18	五十五	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1904年10月23日)	哀西藏	同上	署名"中国之新民"

续表

编号	刊期	刊出时间	篇名	曾辑入何书	备注
19	同上	同上	呜呼四川教育界	《分类精校》上册“时事实”	原载“国闻杂评”栏，署名“饮冰”
20	五十六	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日(1904年11月7日)	东三省自治制度之公布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21	同上	同上	比国留学界报告		原载“国闻杂评”栏
22	同上	同上	俄国新内务大臣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原载“国闻杂评”栏，署名“饮冰”
23	五十七	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1904年11月21日)	所谓“大限主义”	《饮冰室全集》第40册	同上
24	五十八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1904年12月7日)	俄国立宪政治之动机	《饮冰室全集》第40册	同上
25	五十九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904年12月21日)	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	《饮冰室全集》第40册	同上
26	五十九	同上	杂评二则	《分类精选》上册“时局类”	原载“国闻杂评”栏，署名“饮冰”，后附录上海《时报》三则，可见梁氏对《时报》之关系
27	六十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905年1月6日)	鄂省与粤汉铁路之关系	同上	原载“国闻杂评”栏，署名“饮冰”
28	六十	同上	续纪俄国立宪问题	《饮冰室全集》第40册	同上
29	六十一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905年1月20日)	自由死，自由不死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同上
30	六十二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905年2月4日)	读广东国民赎路股票章程书后	《分类精校》上册“时局类”	同上
31	六十二	同上	自由死，自由不死	同上	同上
32	六十三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905年2月18日)	顾问政治	《饮冰室全集》第37册	同上
33	同上	同上	文字狱与文明国	同上	同上
34	六十四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1905年3月6日)	治外法权与国民思想能力之关系	《分类精校》上册“时事类”	同上
35	同上	同上	中国的多数政治		署名“饮冰”
36	六十七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1905年4月19日)	罗马四论附识		《罗马四论》，“明夷”，即康有为著，见《十一国游记》，《新民丛报》载康氏此文后，下有“饮冰注”即此，《合集》未收
37	六十八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1905年5月4日)	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		原载“国闻杂评”栏，署名“饮冰”

续表

编号	刊期	刊出时间	篇名	曾辑入何书	备注
38	六十八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1905年5月4日)	评政府对于日俄和议之举动		原载“国闻杂评”栏,署名“饮冰”
39	同上	同上	再评政府对于日俄和议之举动		同上
40	同上	同上	读《今后之满洲》书后	《饮冰室全集》第38册	同上
41	六十九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905年5月18日)	日俄和议纪事本末		同上
42	七十一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1905年12月26日)	记东京留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		原载“特别论说”栏,署名“中国之新民”
43	七十三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1906年1月25日)	《上海领事裁判及会审制度》识言		著者“希白”,梁氏作“识言”,《合集》未收
44	七十三、七十四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1906年1月25日)	过去一年间世界大事记		署名“饮冰”,凡六部分
45	七十四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五日(1906年2月8日)	欧洲最近政治(摩洛哥问题)		原载“批评”栏,署名“饮冰”
46	八十三、八十四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十一日(1906年7月21日、8月4日)	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		原载“论著”栏,署名“饮冰”,《合集》无
47	八十四、八十六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七月初一日(1906年8月5日、8月20日)	杂答某报	见《乙丑文集》卷31	载“论著”栏,《新民丛报》三至五缺
48	八十五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906年8月20日)	中国改约问题与最惠国条款		原载“论著”栏,署名“饮冰”
49	八十六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1906年9月3日)	中国改约问题与协定税率		同上
50	同上	同上	中国不忘论——再答某报第十一号对于本报之驳论	见《乙丑文集》第31	同上
51	八十八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1906年10月2日)	新出现之两杂志(一,《中国新报》;二,《学报》)		原载“批评”栏,署名“饮冰”
52	八十九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实为1907年2月出版)	现政府与革命党(附记:俄罗斯现政府与革命党)		原载“论著”栏,署名“饮冰”。实为次年出版
53	九十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906年11月1日)	闻东京学界与监察员冲突事有感		原载“批评”栏,署名“饮冰”

《政论》未辑入《合集》或与之有异同的：

编号	刊期	刊出时间	篇名	曾辑入何书	备注
54	一号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907年10月7日)	政论与人民		署名“宪民”，收入《合集·文集》二十，但删去最后三段，另写一段，加“著者按”。又载《国风报》第一年第二十一号(宣统二年八月出版)，署名“沧江”，删去最后三段，另拟一段，加“著者按”。
55	一号	同上	一年来政界之波澜		署名“宪民”
56	一号	同上	改革之动机安在	《饮冰室全集》第38册	署名“一民”
57	一号	同上	所谓袁、张内阁		署名“宪民”
58	一号	同上	呜呼韩国！呜呼韩皇！呜呼韩民！	《饮冰室全集》第38册	同上
59	一号	同上	政闻社社约		梁氏于光绪三十三年春《致蒋观云、徐佛苏书》：“今别拟《政闻社社约》，请鉴。”见本年《长编》
60	一号	同上	《政论》章程		梁氏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六日致蒋观云书：“弟到神户后，即当将章程草案拟出”，见本年《长编》
61	二号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日(1907年11月25日)	政治上之监督机关	《饮冰室政治论集》第一讲，广智书局宣统三年三月初版	署名“宪民”
62	三号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日(1908年4月10日)	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		梁氏本年《致绶卿、蜕庵两公书》，知为梁拟。见本年《长编》。原标题为《政闻社总务长马良等上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

《国风报》未辑入《合集》或与之有异同的：

编号	刊期	刊出时间	篇名	曾辑入何书	备注
63	一	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1910年2月20日)	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	《丛著》第十种“政闻时言”	署名“沧江”
64	一、二、六	宣统二年正月十一至三月初一日(1910年2月20日至4月10日)	英国政界剧争记		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二十五上。除原有标题外，加列小标题

续表

编号	刊期	刊出时间	篇名	曾辑入何书	备注
65	二、六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三月初一日（1910 年 3 月 20、4 月 10 日）	谘议局权限职务十论		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二十五上，全文似未完，未见续载，《合集》亦至此为止
66	五、六、七、八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三月初一、三月十一、二十一日（1910 年 3 月 3 日、4 月 10 日、4 月 20 日、4 月 30 日）	双涛阁日记		署名“双涛”，收入《合集·专集》二十九，“宣统二年庚戌日记”自正月一日起，二十九日止，附“随笔二则：《张勤果公佚事》、《孙文正公饰终之典》。经查所附”随笔“二则，收入《合集·专集》之二。《日记》在《国风报》登出时，标题为《双涛阁时事日记》，不但前有说明，且系专录日记中有关时事者，可与他这一时期有关论政文章参阅
67	十一、十八、二十一	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七月初一（1910 年 5 月 29 日、9 月 4 日）	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		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二十一。末后附言：“本文本分三段，其第二段论国民生计衰落之原因，第三段论救治之策。以篇幅太长，读者生厌，故别标题更端以论之，当以此续著”。《合集》无
68	八、九、十九至二十一	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四月一日至六月初一，七月十一至八月初一（1910 年 4 月 30 至 9 月 4 日）	中国国会制度私议		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二十四，但开端“引言”及第二项“参与立法权之效力”以下无。本文结束时，《国风报》谓“本章未完”，未见续载
69	十五、十六	宣统二年六月初一、六月十一日（1910 年 7 月 7 日、7 月 17 日）	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		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三十五上，“第四，收换改铸与自由铸造之关系”以下，《合集》未收
70	十六	宣统二年六月十一日（1910 年 7 月 17 日）	时事杂评	《饮冰室全集》第 40 册	署名“沧江”
71	十九	宣统二年七月十一日（1910 年 8 月 15 日）	德国胶州湾增兵问题	《饮冰集全集》第 39 册	同上
72	二十一	宣统二年八月初一日（1910 年 9 月 4 日）	政治与人民		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亦曰求得国会焉而已矣”下，原有“呜呼！今国会第三次请愿，已为国中一部分志士所提倡，我国民其奋起为之后援耶？抑默认此恶政府而自即安耶？愿我民自审处之”。和“附言”，《合集》无，但增加一大段，见《合集·文集》第十六至十九页
73	第二年第八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911 年 4 月 19 日）	呜呼！新外债竟成		署名“沧江”，载“国事杂感”栏。

续表

编号	刊期	刊出时间	篇名	曾辑入何书	备注
74	同上	同上	日本亦一百万		署名"沧江",末有"三月十二日稿"
75	第二年第五、六一十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至四月十一日(1911年3月21至5月9日)	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		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三十六,有删节

根据上表，单从1902年8月到1911年4月10日的《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所载梁启超的文章，没有辑入号称"搜集最全"的《饮冰室合集》的，政论类、学术类而言，数量就很可观[2]，特别是有的论文、短评，分载报刊的"国闻杂评"、"国闻短评"、"专件"、"杂评"等栏，显然是鉴于当时时政有感而发，要全面正确评价梁启超，当然不能忽视这些"佚文"。

上述包括：

第一，报刊发表时没有署名，《合集》未收，而《饮冰室全集》或其他结集却曾辑入者，有：1、2、4、7、8、9、10、40、47、50。

第二，报刊发表时没有署名，《合集》未收入，但据《梁任公年谱长编》，可确证为梁启超所撰者，有5、59、60、62。

第三，报刊发表时有署名，《合集》未收者，有：6、28、35、36、37、38、39、41、42、43、44、45、46、48、49、51、52、54、55、57、73。

第四，报刊发表时有署名，《合集》未收，但《梁启超全集》或其他结集曾予辑入者，有：3、12、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9、30、31、32、33、34、56、58、61、63、70、71。

第五，报刊发表文篇，《合集》虽曾收入，但有增删、改动，或就报刊所载，可查考是否完整等情况的，有：66、67、68、69、72、74、75。

由上可知，要真正编好一部人物全集，还需根据报刊所载，细加核查，按照不同情况或予校注，或予增补。

四

就以上表格所举，结集有失载，报刊所载既可补其缺失，且有助于考核作者写作的原由和一些细节。

第一，报刊所载亦有重要论文被刊落或失载，有的语句被删节，例如：《新民丛报》第91号（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发行）《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制》，最后附言谓：

> 彼报之所以答我难者，其最重要之点，则在"满洲人未曾取得中国国籍"之一语。然其不应于事实既已若是，若略一纠之。若夫此问题之根本论据，则具详本报前号及《中国新报》第二号第二十七叶以下、第三号第七十九叶以下。读者一参观之，则知其报所说无一而非谵语矣。

《饮冰室合集·文集》收入此文，此处却经删节。

《政闻社宣言书》，原载《政论》第一号，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出版，署名"宪民"。又载《国风报》第一年第二期，宣统二年八月初一日出版，删去最后四大段，即"然则人民之于国会……而至今国民莫或起而求焉，独何也。""我国民其或将曰：……我之所以音哓哓也"；"呜呼！……吾尤庶几国民之及今一寤也。"而代之以："呜呼！今国会第三次请愿已为国中一部分志士所提倡矣，我国民其奋起为之后援也，抑默认此恶政府而自即安耶？愿我民自审处之。"并有附言：

> 本文曾登某报，因某报出版未久，旋即停印，海内见者甚少，同人佥谓宜再录以警告同志，故略为识点窜录之。著者志。

此文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十。如能根据最早登载的《政论》刊出，再将续载的《国风报》和结集所载作注，对读者进而研究其时代背景、增删原由，也是有帮助的。

至于报刊所载，《合集》刊落的，上表已经列出，这里就不再举了。

第二，报刊所载，虽曾辑入《合集》，如从报刊录出，有助于对该文细节的了解，如时间、来源、背景以至是否完整。

报刊所载，有利于考核写作原由和是否完卷。如《中国前途之希望》载《国风报》第二年第五、六、七、十号，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刊出，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六。《国风报》刊出时，原有“附言”：“宣统辛亥花朝，著者识”。《合集》把“附言”删去。查“花朝”为夏历二月十五日。知撰于辛亥二月十五日。《国风报》末后还有：

> 明水谨案：沧江先生此文，述正月间吾二人连日讨论之言也。文成后旬日，而余陪先生为台湾之游，既察其施政，复接其遗老，而贻我以没齿不能忘之刺激，于吾脑中，先生所谓亡后尚当有事者，我同胞中有三百万人先当之矣。夫虽欲不有事，又何得耶？而虽欲有事，乃可得耶？嗟我帮人诸友，慎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亡国遗老所度之岁月，吾无以状之，诵徐孝穆二语曰：不自知其生，不自知其为死而已。台游既罢，乃急书数语寄编辑部，使缀此文之后。

这虽然不是梁启超所写，但附于文末，对梁氏写作背景和原由的探究，是有帮助的，《合集》把它删了。我想，如果把它附于书后作注，那可多好！

又如《读〈度支部奏定试办预算大概情况折及册式〉书后》，载《国风报》十一期，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行，收入《合集》。《国风报》登出时，后面注称：“未完”，《合集》也有“未完”二字。事实上他没有续写。《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载《国风报》第十四期，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行，收入《合集·文集》二十一。《国风报》注有“未完”，但未见续载，《合集》删去“未完”二字，知实际“已完”。《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载《国风报》第二年第十一号，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行，署名“沧江”，《国风报》末后有“辛亥浴佛后三日，著者识”，知撰于四月十一日，《合集》删去了，要考察撰期还得查阅原刊。

报刊所载，《合集》也有不是全部辑入的，如《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载《国风报》第十五、十六期，宣统二年六月初一日、十一日发行，署名“沧江”，收入《合集·文集》二十五。其中“第四，收换改铸与自由铸造法之关系”以下，《合集》未收。

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一年间，正是变法失败，义和团起事、革命运动掀起、清政府宣扬“立宪”之时，社会动荡，风云激扬，梁氏政论，每多因时而发，刊诸报章，那么，要正确评价梁氏思想，自不能忽视他最初在报刊上所刊诗文，诊察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所写，又是为什么撰写的。

五

报刊中有的没有署名，但可看出是梁氏手笔或与之有关的，《合集》没有收录，如《新民丛报章程》载《新民丛报》第一号，《时报缘起》、《时报发刊词》，载《新民丛报》第四十四、四十五号合册，如果研究梁启超办报宗旨，就不能不探寻求索。

报刊中有的“告白”，署有梁启超姓氏，可能因它不属诗文，《合集》等都未收入，但这些“告白”，却有助于考察他与对方争辩的原由和争辩到“无所不用其极”。如 1904 年后他和《中国日报》的争论。初，《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登有梁氏“上日本伊藤博文氏一书，且加以种种评论”。梁氏说明“该书乃李某上日本伯爵副岛种臣者”，不能“嫁名以诬人”。又如《中国日报》记有梁氏“二月十五日在横滨演说之语”而这时梁“正在香港”。故“嘱其更正”，并“辨 明始末”。末署“梁启超敬白”③。同期《新民丛报》，又登《辨诬再白》，对《中国日报》记“在横滨演说种种怪语”，“徒伤报馆之德义，而坠该报之信用”，“再白辨诬”说：“即方针不同，而揭宗旨以相辨难，堂堂正正，各明一义，亦岂不光明磊落耶！若造谣诬谤含沙射人，此乃最卑劣之手段。”④

没有多久，再登《辨妄再白》：对《中国日报》“支离之遁词，谓所指乃东历二月十五

日，且声明是日为温高华某君经过横滨之叙集”再予“辨妄”。谓“此等事本何足辨，但彼既强词，要不能不一揭其隐”⑤，接着，又于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04 年 9 月 24 日）的《新民丛报》第五十三号“篇首”登出《忠告香港〈中国日报〉及其日本访事员》，一开始就指责：“贵报日以造谣诬蔑为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矣”。“但择举数端，以例其余”：

“贵报尝载广东所派美国留学生监督汤君强迫学生向我拜门之一事”，指出“美国留学生监督乃陈君而非汤君”，“汤君与我为旧交”，“至广东所派日本学生留学西京之事，系由两广学务处所预定，日本人某所挟持，在我则大反对之，尝与汤君及其同来之友人痛言之，此彼两人可以作证也”。“贵报又曾记学生伍嘉杰谋害其妻一案，而将类党人所造之孽转以诬陷鄙人及大同学校诸职员。”

“贵报又言鄙人在美洲假捐助上海爱国学社之名，假捐助章、邹狱费之名以敛财等事”。事实是“其款收齐，而爱国学社已解散”，“只得将其款全归大同学校。”

“贵报又载檀香山李某尝捐助我数千金，托其子某于大同学校，而我因其言革命而逐之之事”。“就鄙人观之，则如李氏子及贵报访事人之类，其言革命与不言革命，於社会上何尝有一羊尘一兔尘之关系，而我乃运动之，强迫之，使人我党耶？其亦太不自惭已耳”。

末谓：“此外，贵报诬攻之词无日不有。要之，贵报除攻击康、梁外，殆无论说；除诬捏康、梁外，殆无记事；除笑骂康、梁外，殆无杂文。”⑥

这些《合集》未收的“辨妄”，都有梁启超署名，阐述革命派和改良派论争时加以参考，无疑是有帮助的。

梁启超办报重视广告，有的广告注意宣传；有的广告很可能是他亲自执笔，即使不收入集部，也不是没有参考价值。如《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同为 1902 年在日本创刊，梁启超都曾主其事，其中“广告”、“告白”，也不乏参考价值，如《新小说》创刊与“目录”前有《本社谨启》：

> 本报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大。本社为提倡斯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著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各流杰作绍介于世。

并写了“征文例及酬润”。第七期载《新小说社紧要告白》：“顷总述饮冰室主人从美国复返日本，稍料理杂事，即从事著述”。查梁氏于 1902 年 2 月 20 日应美国保皇会之邀赴美，12 月 12 日返回横滨。“告白”告诉读者，这几个月间，梁氏文章没有或较少的原因。

报刊中有梁启超署名的应入全集，没有署名与梁启超有关的也可参酌。梁启超主持刊物多种，历时也久，从报刊中辑出佚文，考察异同，编成新的结集，对学术界是会有帮助的。

六

近代人物，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诗文，感念国事，因时而发，分载各种报刊，为他们结集，就不能不从有关报刊录出、校核。从上表所举，说明要真正编好《梁启超全集》，就不能忽视他所主编的报刊。

或者认为，报刊所载，一般距离写作时间较近，编年辑集、弄清撰期，是可取的；但稍有先后，也不会影响大局嘛！其实不然，举例来说，《饮冰室合集》中“文集”、“专集”其中上是按照年月编次的，但“稍有先后”、“影响大局”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例如《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把它系于“光绪二十二年”，实误。因为梁启超知道《天演论》是在 1897 年，此信提到《天演论》，不应写于 1897 年之前。信中所说“进化”，还是康有为宣传的《公羊》“三世说”，谓：“《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有为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治，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⑦他的“进化”学说，源自《公羊》“三世”，而不是《天演论》。因为这时《天演论》还没有问世。尽管“一年之差”，却牵涉到《天演论》的发表和影响等问题，可见，研究近代人物，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不能不注意他的写作时间。报刊所载离开写作时间较近，在作者没有

注明撰期的情况下，报刊所载，总离撰期较近。

或者认为，有的“社约”、“章程”以至论文，本来没有署名，何必再作考核。我认为，以政闻社为例，它是辛亥前革命派和立宪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梁启超署名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态度，但经过确证，出自梁氏手拟的《政闻社社约》、《政论章程》，自应补署，这对深入研究辛亥前的论争以至梁氏思想自有好处。

或者认为，近代报刊和人物结集的关系确很重要，梁启超是以主编《时务报》而闻名于世的，政变后他又去日本创刊报章，鼓吹改良，他的诗文结集应重视他所主编的报刊？这是可以理解的，其他人物结集，是否也要寻求报刊？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对他们的诗文不但要寻求报刊，还可从报刊和结集中看出它们对“结集”的自我标准。试以章太炎为例，他早年写有《诸子学略说》，载《国粹学报》丙午第八、第九号，1906 年 9 月 8 日、10 月 7 日出版，署名“章绛”，但他自订《章氏丛书》，在《太炎文录》中，却没有收入此文。他不是偶有疏误，而是时隔多年，思想发生变化，从而刊落。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

> 顷于《史地学报》中得见大著，所驳鄙人旧说，如云“孔子窃取老子藏书，恐被发覆”者，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以有弟兄啼之语，作逢蒙杀羿之谈，妄疑圣哲，乃至于斯。是说向载《民报》（笔者按：应为《国粹学报》），今《丛书》中已经刊削，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⑧

说明他是有意刊削。

这种情况，不仅章太炎如此，其他政治家、思想家也有类似情况，在已出全集中，有的已经注意到这点。如严复的《原强》，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至十三日的天津《直报》，后来经过修改，收入《侯官严氏丛刻》，以之相较，不仅文字上有很大改动，而且补写了很多，增添了将近一半的字数，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把《原强》修订稿附在《直报》所载《原强》之后，这对读者也是有帮助的。

由此可知，近代人物结集，对当时报刊不容忽视。

近代人物结集的来源和古代不同，古代既无报刊，又无出版社，大都由著者或其家属、亲友、弟子编印。近代不同，报刊盛行，书店林立，报刊所载，又与当时社会脉搏相连，要为他们结集，自不能不注意近代报刊。

①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

②梁氏在上述报刊中所载未曾收入《合集》或没有全部收入的，如诗词、诗话就未收入或没有收全，如《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五仅收到《新民丛报》第 72 号，而 73、74、77、78、80、82、84 -90、92、95 各号所载，则未收。

③梁启超：《辨妄广告》，《新民丛报》第四十四、四十五号。

④梁启超：《辨诬再白》，同上。

⑤梁启超：《辨妄再白》，《新民丛报》第四十九号。

⑥梁启超：《忠告香港〈中国日报〉及其日本访事员》，见《新民丛报》第五十三号。

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⑧原载《史地学报》第一卷第四期，1921 年 11 月出版，收入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 763 页。